

当代中国女作家随笔新作

聆听 心语

上卷

韩小蕙 主编
南开大学出版社

心灵文采 思考

YUXIUHUANSHUODANGDAIZHONGGUONUJIA



WUJIAO

当

代

中

国

女

作

家

随

笔

新

作

以休还

上卷

韩小蕙 主编

南开大学出版社

欲休还说
(当代中国女作家随笔新作)
(上)

韩小蕙 主编

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
(天津八里台南开大学校内)
邮编 300071 电话 23508542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南开大学印刷厂印刷

1999年1月第1版	1999年1月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1.25 插页:2
字数:282千	印数:1—5000

ISBN 7-310-01136-8
I·93 定价:16.00元

编者 短序

■ ● 韩小蕙

1) 有人说女作家只会写抒发感情的散文,不会写阐述学理的随笔——暂别忙下结论,请你们看看本书。

2) 有人说女作家只会女权主义、女性主义、女光棍主义、女霸权主义,不会温柔了,失却了女人味——暂别忙下结论,请你们看看本书。

3) 有人说女作家只会前庭院栽花,后花园植树,不会问讯高山大河,雪域冰城——暂别忙下结论,请你们看看本书。

4) 有人说女作家只会莺燕软语,小鸟依人,不会独立于漫漫行旅之上——暂别忙下结论,请你们看看本书。

5) 有人说女作家只会卿卿我我,爱不够恨不完,不会关注到

■ 编者短序 ●

感情世界以外的事情——暂别忙下结论,请你们看看本书。

6) 有人说女作家只会撒娇发嗲,装疯卖傻,回眸一笑百媚生,不会凭真本事吃饭——暂别忙下结论,请你们看看本书。

7) 有人说女作家只会私语化、后现代、解构、颠覆、变形、夸张,不会古典、不懂外国、没有当代意识、简直连文学 ABC 都不具备——暂别忙下结论,请你们看看本书。

8) 有人说女作家只会小情绪、小哲理、小感情、小才气、小猫小狗、小花小草、小儿小女、小情小景、小桥流水人家,不会大江东去、大雨滂沱、大刀阔斧、大舍细入、大象无形、大音稀声、大匠不斫细木——暂别忙下结论,请你们看看本书。

9) 有人说女作家只会……

10) 我的话完了,请你们看书!

1998年3月28日

于北京协和大院



■ 录 ● 上 卷

乐黛云	透过历史的烟尘	
	——纪念一位已逝的北大女性	1
	月亮随笔	
	——不同文化中关于月亮的传说和欣赏	5
张 洁	耳朵长得太大了	13
	有朋友来自远方	18
	不再清高	21
	“张洁”的苦恼	25
	读书的历史	28
	人间正道是沧桑	33

赵 园	读人(节录)	37
	闲散的日子	44
	之一:经验	44
	之二:闲散的日子	46
	偶遇	49
	倾诉	54
苏 叶	初进苦雨斋(外一篇)	59
	去绍兴	62
	秦淮何处媚香楼	65
	流 光	67
	玫 瑰	71
	云深不知处	74
	另一个太阳	76
	无眸的蓝眼睛	78
	乱棋如疯	82
张抗抗	女人和“榆钱”	85
	稀粥南北味	88
	西施故里有感	95
	留一个角落	99
	写作的女人	104
周佩红	真实:无底的深渊	109
	敬读来稿	115
	跟随勇敢的心	119
高红十	日子	131
	城市月历	139
舒 婷	审己度人	151

	群芳谱	160
	看街去	163
毕淑敏	性别按钮	167
	行使拒绝权	174
	保持惊奇	180
	天使和魔鬼的数量	185
王 绯	介于形式与内容之间的我	191
	我与书	194
	说“ning”	197
	一种文学批评的错位	201
	女性意识与妇女意识	205
	表情圣手	208
申力雯	女人你输不起	213
	危险的年龄	217
夏晓虹	人生得意须尽欢	221
	“娶妻须娶……嫁夫当嫁……”	229
	难识古人真面目	240
匡文立	中国文人与佛与道	245
	历史与女人	257
王英琦	永恒的谜底	265
	愿环球无恙	273
扬之水	“小道”世界	287
赵 玫	学途漫笔	297
	之一：秩序的秘密	297
	之二：规则的超越	299
	之三：文字的困惑	302

	之四：自我的挣扎	305
	之五：借鉴及其他	308
	之六：山林、大海与机器	311
	之七：关于辉煌、英雄主义 与宗教感	314
	之八：人类的深处	317
	之九：标点的形式	320
	之十：如歌的行板	324
张立勤	歌德的超越	329
	蒙田的塔楼	335
	精神神话	340
	早春的河	345
	想着平原	349

乐黛云： 透过历史的烟尘 ——纪念一位已逝的北大女性

乐黛云，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1931年生于贵州贵阳，1948年考入北大中文系。现兼任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副主席、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

人生在世，总有一些场景，铭刻于心，永远难忘，尽管时光如逝水，往事瞬间就会隐没于历史的烟尘，但这些场景像里程碑，联系着一些人和事，标志着你成熟的某个阶段，已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

你曾注意到未名湖幽僻的拱桥边，那几块发暗的青石吗？那就是我和她经常流连忘返的地方。1952年院系调整，我和她一起大学毕业，一起从沙滩红楼搬进燕园，她当了解放后中文系第一个研究生，我则因工作需要，选择了助教的

职业。我们的生活又忙碌，又高兴，无忧无虑，仿佛前方永远处处是鲜花、芳草、绿茵。她住在未名湖畔，那间被称为“体斋”的方形阁楼里。我一有空，就常去找她，把她从书本里揪出来，或是坐在那些大青石上聊一会儿，或是沿着未名湖遛一圈。尤其难忘的是我们这两个南方人偏偏不愿放弃在冰上翱翔的乐趣，白天没空，又怕别人瞧见我们摔跤的窘态，只好相约晚上十一二点开完会（那时会很多）后，去学滑冰。这块大青石就是我们一起坐着换冰鞋的地方。我们互相扶持，蹒跚地走在冰上，既无教练，又无人保护，我们常常在朦胧的夜色中摔成一团，但我们哈哈大笑，仿佛青春、活力，无边无际的快乐从心中满溢而出，弥漫了整个夜空。

我是她的入党介绍人，她是上海资本家的女儿，入党时很费了番周折。记得那是1951年春天，我们正在热火朝天地学习文件，准备开赴土地改革最前线。她的父亲却一连打来了十几封电报，要她立即回上海，说是已经联系好，有人带她和她姐姐一起经香港，去美国念书，美国银行里早已存够了供她们念书的钱。她好多天心神不宁，矛盾重重。我当然极力怂恿她不要去，美国再好，也是别人的家，而这里的一切都属于我们自己，祖国的山，祖国的水，我们自幼喜爱的一切，难道这些真的都不值得留恋么？况且当时在我心目中，美国真是一个罪恶的渊薮，美国兵强奸了北大女生，可以无罪开释，二战胜利前夕，我亲身体验了美帝国主义者在中国大后方的霸道横行！我们一起读马克思的书，讨论“剩余价值”学说，痛恨一切不义的剥削。她终于下定决心，稍嫌夸张地和父亲断绝了一切关系。后来，她的父亲由于愤怒和伤心，不久就离开了人世。在土改中，她表现极好，交了许多农民朋友，老大娘、小媳妇都非常喜欢她。土改结束，她就作为剥削阶级子女改造好的典型，被吸收入党。

农村真的为她打开了一片崭新的天地，她在土改中收集了很多民歌。每当人们埋怨汉族太受束缚，不像少数民族有那么多美丽的歌和舞，她就会大声反驳，有时还会一展她圆润的歌喉，唱一曲江南民谣：“沙土地呀跑白马，一跑跑到丈人家……风吹竹帘我看见了，鸭蛋脸儿黑头发，红缎子鞋扎梅花，当田卖地要娶她。”她一心一意毕生献身于发掘中国伟大的民间文学宝藏。当时北大中文系没有指导这方面研究生的教授，她就拜北京师范大学的钟敬文先生为师。她学习非常勤奋，仅仅三年时间就做了几大箱卡片，发表了不少很有创见的论文。直到今天，仍然健在的钟敬文教授提起她来，还是十分称赞，有一次还曾为她不幸的遭遇而老泪潸然。

她的死对我来说，始终是一个谜。我们最后一次见面，就是在这拱桥头的大青石边。那是1957年6月，课程已经结束，我正怀着第二个孩子，她第二天即将出发，渡海去大连，她一向是工会组织的这类旅游活动的积极参加者。她递给我一大包洗得干干净净的旧被里、旧被单，说是给孩子作尿布用的。她说她大概永远不会做母亲了。我知道她深心爱恋着我们系的党总支书记，一个爱说爱笑，老远就会听到他的笑声的共产党员。可惜他早已别有所恋，她只能把这份深情埋藏在心底并为此献出一生。这个秘密只有我一个人知道。当时，我猜她这样说，大概和往常一样，意思是除了他，再没有别人配让她成为母亲罢。我们把未来的孩子的未来的尿布铺在大青石上，舒舒服服地坐在一起，欣赏着波动的塔影和未名湖上夕阳的余辉。直到许多许多年以后，我仍不能相信这原来就是她对我、对这片她特别钟爱的湖水，对周围这花木云天的最后的告别式，这是永远的诀别！

她一去大连就再也没有回来！在大连，她给我写过一封信，告诉我她的游踪，还说给我买了几粒非常美丽的贝质纽扣，还要

带给我一罐美味的海螺。但是，她再也没有回来！她究竟是怎么死的，谁也说不清楚。人们说，她登上从大连到天津的海船，全无半点异样。她和同行的朋友们一起吃晚饭，一起玩桥牌，直到入夜十一点，各自安寝。然而，第二天早上却再也找不到她，她竟这样离开了这个世界，永远消失，无声无息，全无踪影！我在心中假设着各种可能，唯独不能相信她是投海自尽！她是这样爱生活，爱海，爱天上的圆月！她一定是独自去欣赏那深夜静寂中的绝对之美，于不知不觉中失足落水，走进了那死之绝对！她一定是无意中听到了什么秘密，被恶人谋杀以灭口；说不定是有什么突然出现的潜水艇，将她劫持而去；说不定是有什么星外来客，将她化为一道电波，与宇宙永远冥合为一……

这时，“反右”浪潮已是如火如荼，人们竟给她下了“铁案如山”的结论：顽固右派，叛变革命，以死对抗，自绝于人民。根据就是在几次有关民间文学的“鸣放”会上，她提出党不重视民间文学，以致有些民间艺人流离失所，有些民间作品湮没失传；她又提出五四时期北大是研究民间文学的重镇，北大主办的《歌谣周刊》成绩斐然，如今北大中文系却不重视这一学科。不久，我也被定名为“极右分子”，我的罪状之一就是给我的这位密友通风报信，向她透露了她无法逃脱的、等待着她的右派命运，以致她“畏罪自杀”，因此我负有“血债”。还有人揭发她在大连时曾给我写过一封信（就是谈到美丽纽扣和美味海螺的那封），领导“勒令”我立即交出这封信，不幸我没有保留信件的习惯，我越是忧心如焚，这封信就越是找不出来，信越是交不出来，人们就越是怀疑这里必有见不得人的诡计！尽管时过境迁，转瞬三十七年已经过去，然而如今蓦然回首，我还能体味到当时那股焦灼和冷气之彻骨！

1981年，我在美国哈佛大学进修，普林斯顿大学的一个朋

友突然带来口信，说普林斯顿某公司经理急于见我一面，第二天就会有车到我的住处来接。汽车穿过茂密的林荫道，驶入一家幽雅的庭院，一位衣着入时的中年女性迎面走出来，我惊呆了！分明就是我那早在海底长眠的女友！然而不是，这是1951年遵从父命，取道香港，用资本家的钱到美国求学的女友的长姊。她泪流满面，不厌其详地向我询问有关妹妹生活的每一个细节。我能说些什么？承认我劝她妹妹留在祖国劝错了吗？诉说生活对这位早夭的年轻共产党员的不公吗？我甚至说不清楚她究竟如何死，为什么而死！我只能告诉她我的女友如何爱山，爱海，爱海上的明月，爱那首咏叹“沧海月明珠有泪”的美丽的诗！如今，她自己已化为一颗明珠，浮游于沧海月明之间，和明月沧海同归于永恒。

乐黛云： 月亮随笔

——不同文化中关于月亮的传说
和欣赏

世界各地都有说不尽的关于月亮的
诗文和民间传说。月亮永远是人类欢欣

时分享快乐的伴侣，也是忧愁时诉说痛苦的对象。但是，不同文化却对月亮有不同的描述，他们对月亮的欣赏角度和欣赏方式也往往是各不相同的。

在中国文化中，月亮首先是超越时间和空间的孤独的象征。千百年前，一个美丽的少女，吃了长生不死的灵药，她感到身轻如羽毛，一直飞到月亮之中。在那里，她永远美丽年轻，陪伴她的只有玉兔和吴刚。玉兔永远重复着捣药的動作，年轻力壮的吴刚则被罚砍树，砍断了又重新长上，年复一年，永无休止。总之，时间消逝了，不再有发展，空间也固定了，不再有变化。然而这个名叫嫦娥的少女却并不快乐，她非常寂寞，正如一首诗中所写的：“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

在中国诗歌中，月亮总是被作为永恒和孤独的象征，而与人世的烦扰和生命的短暂相映照。李白(701—762)最著名的一首《把酒问月》诗是这样写的：

白兔捣药秋复春，嫦娥孤栖与谁邻？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

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

唯愿当歌对酒时，月光长照金樽里。

今天的人不可能看到古时的月亮，相对于宇宙来说，人生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瞬间，然而月亮却因它的永恒，可以照耀过去的、现在的和未来的人们。千百年来，人类对于这一“人生短暂和宇宙永恒”的矛盾完全无能为力。但是，我们读李白的诗时，会想起在不同时间和我们共存于同一个月亮之下的李白，正如李白写诗时会想起也曾和他一样赏月的、在他之前的古人。正是这种无法解除的、共同的苦恼和无奈，通过月亮这一永恒的中介，将“前不见”的“古人”和“后不见”的“来者”联结在一起，使他们产

生了超越时间的沟通和共鸣，达到了某种意义上的永恒。

李白终其一生总是把他对永恒的追求和月亮联系在一起。他的另一首诗《月下独酌》写道：“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在深夜绝对的孤独中，他只有永恒的月亮和自己的影子作伴。虽然三者之间也曾有过快乐的交会，但那只是短暂的瞬间：“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醒时同交欢，醉后各分散。”李白所向往的是永远超越人间之情，和他所钟爱的月亮相会于遥远的星空银河之上，即这首诗的结尾所说：“永结无情游，相期邈云汉。”传说李白死于“江中捞月”。他于醉中跃进江里，想要拥抱明月，他为明月献出生命，也就回归于永恒。

日本文学也有大量关于月亮的描写，但日本人好像很少把月亮看作超越和永恒的象征，相反，他们往往倾向于把月亮看作和自己一样的、亲密的伴侣，有时甚至把月亮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而对它充满爱怜。例如13世纪的道元禅师曾经写道：“冬月拨云相伴随，更怜风雪浸月身”。有“月亮诗人”之美称的明惠上人(1173—1232)写了许多有关月亮的诗，特别是那首带有一个长序的和歌《冬月相伴随》最能说明这一点。《序》是这样写的：

元仁元年(1224)十二月十二日晚，天阴月暗，我进花宫殿坐禅，乃至夜半，禅毕，我自峰房回到下房，月亮从云缝间露出，月光洒满雪地。山谷里传来阵阵狼嚎，但因有月亮陪伴，我丝毫不觉害怕。我进下房，后复出，月亮又躲进云中，等到听见夜半钟声，重登峰房时，月亮又拨云而出，送我上路。当我来到峰顶，步入禅堂时，月亮又躲入云中，似要隐藏到对面山峰后，莫非月亮有意暗中与我作伴？步入峰顶禅堂时，但见月儿斜隐山头。

这时，他写了两句诗：

山头月落我随前，夜夜愿陪尔共眠。

接着，他又写道：

禅毕偶尔睁眼，但见残月余辉映入窗前。我在暗处观赏，心境清澈，仿佛与月光浑然相融。

最后，他写出了最为脍炙人口的两句诗：

心境无翳光灿灿，明月疑我是蟾光。

日本著名作家川端康成在他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演说中，引用了这首诗，并分析说：

这首诗是坦率、纯真、忠实地向月亮倾吐衷肠的三十一个字的韵，与其说他是所谓“与月为伴”，莫如说他是“与月相亲”，亲密到把看月的我变为月，被我看月变为我，而没入大自然之中，同大自然融为一体。所以残月才会把黎明前坐在昏暗的禅堂里思索参禅的我那种“清澈心境”的光误认为是月亮本身的光了。

川端康成还指出，这首和歌是明惠进入山上的禅堂，思索着宗教、哲学的心和月亮之间，微妙地相互呼应，交织一起而吟咏出来的，它是“对大自然，也是对人间的一种温暖、深邃、体贴入微的歌颂，是对日本人亲切慈祥的内心的赞美”。

明惠的诗和川端康成的分析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与李白的诗完全不同的观赏月亮的视角和意境。

希腊神话中的月神塞勒涅(Selene)也是一位美丽的女神。她身长翅膀，头戴金冠，每天乘着由一对白马牵引的闪闪发光的马车，在天空奔驰，最后，隐没在俄刻阿诺斯(Aceanus)河里。在